

秦岭博物馆以商山洛水间的“玉璋”为桥,向世人娓娓讲述着中华祖脉的动人故事

给秦岭安个“家”

本报通讯员 马泽平 董志鹏 马斐
本报记者 毛浓曦 祝盼

初夏,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秦岭博物馆,人流如织。建成开放一年半以来,这座博物馆已接待中外游客140万人次。秦岭深处的商洛,正以商山洛水间的“玉璋”为桥,向世人娓娓讲述着中华祖脉的动人故事。

为一座山立馆,全国少见。用一座馆讲述秦岭,唯商洛独举。

回应时代呼唤

秦岭,横亘中国版图中央,东西绵延约1600公里,南北跨越300多公里,纵贯青海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四川、重庆六省一市。“秦岭和合南北、泽被天下,是我国的中央水塔,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。”近年来,作为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的秦岭,其重要地位被人们重新审视。5年前,商洛市大胆提出建设秦岭博物馆的设想时,外界不乏疑虑:一个地级市,要承载起“和合南北、泽被天下”的宏大叙事,谈何容易? “商洛,作为全国唯一全域处于秦岭腹地的城市,是秦岭孕育出的一颗璀璨明珠。为‘父亲山’树碑立传,我们责无旁贷!”秦岭博物馆馆长雷新锋站在博物馆观景平台上,百感交集,“几年前,这里曾是一片荒坡,那时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,要给秦岭安个‘家’。”2022年2月,秦岭博物馆动工。

建筑整体以“山水玉璋”为基本造型,灵感来自秦岭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镇馆之宝——夏代玉牙璋。国家一级文物夏代玉牙璋在商州东龙山遗址出土,它不仅填补了陕西夏代玉器考古的空白,更见证了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。历经700多个日夜奋战,完成4.4万平方米的建筑量,运用34项先进工艺,攻克7项技术难题……文博与建筑界的“商洛速度”,就这样“拼”出来了! 建成后的秦岭博物馆,屋顶与城市广场、山体公园巧妙相连,形成了一个可以观山看水的“城市阳台”,建筑、山水、城市浑然一体。远远望去,蓝天白云下,博物馆宛若一枚玉牙璋倚靠在金凤山上,碧绿的丹江如一条丝带绕馆而过。

为秦岭赋魂

建筑是骨架,展陈才是灵魂。 “三千里大秦岭,五千年华夏史。”秦岭,是中国地理的脊梁,亦是中华文化的根脉。欲以一座博物馆承载它“和合南北、泽被天下”的千古叙事,仅靠一城之力远远不够。2023年夏,秦岭博物馆项目建设正如火如荼,商洛5支展品征集队开始奔赴全国,一场“讲好秦岭故事”文物征集的战斗悄然打响。 “天未破晓,我们从商州出发,赶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已经上午9点,中午辗转洛阳博物馆核对展品,到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时,已是凌晨3点,一看仪表盘,一天跑了1300公里。夜以继日,奔波劳累,但大

家没有一句怨言,都是为了让秦岭博物馆早日与观众见面。”

这是秦岭博物馆工作人员王阳阳日记里的一段话。一天横跨多省寻宝,已是他们那段时间的工作常态。 “每到一处,听说是为秦岭博物馆而来的,省内外文博单位、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倾力相助。”雷新锋说,“许多博物馆破例把展线上的珍宝,甚至镇馆之宝,借展给我们。” 当征集队伍奔波于全国各地时,另一支队伍也在与时间赛跑。陕西省文物局派出专家团队,对500多件馆藏文物进行修复。西周虎簋盖、战国蟠螭纹带盖铜鼎等珍贵文物,在修复师的手中重新焕发光彩。

建好秦岭博物馆,不光是文博人对秦岭的责任担当,也是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文化自觉。

西安市民刘锦为完成爱人的遗愿,将其珍藏多年的恐龙蛋化石及石碑拓片全部捐赠给秦岭博物馆。“这些藏品是丈夫生前压箱底的宝贝,他攒了一辈子、爱了一辈子,在博物馆才是最好的归宿。”刘锦说。 一个感动人的捐赠故事,汇聚成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接力。截至2025年1月,秦岭博物馆正式开放,共收集展品及资料6000多件。 目前,秦岭博物馆馆藏文物1.2万件。展出展品2400多件,其中包含夏代玉牙璋、红陶人头壶、“商”字瓦当等珍贵文物100多件。

对话“父亲山”

“今天,我们沿着山脉、祖脉、根脉三条

线,一起探究中国的‘父亲山’秦岭。”讲解员房鑫怡领着来自西安的几百名学生走进“和合南北 泽被天下——中国秦岭文化展”。

“以前脑子里秦岭就是一座山,今天走进秦岭博物馆,才知道为啥称它为‘中央水塔’。”西安东城第二学校七年级(2)班学生褚晨希参观后说,“原来,北京人喝的水也有从我们秦岭流过去的。”

雷新锋介绍,博物馆恰当运用了AR、虚拟漫游、智慧导览等声、光、电融合的现代数字化技术,把地质学、生物学、人文历史学融在一起,让秦岭故事呈现得更加清晰、完整。

秦岭博物馆开馆一年半,吸引了30多位院士、专家前来观展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参观后难掩激动:“秦岭文化在这儿体现得非常好,全国人民,甚至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来秦岭博物馆看一看!”

意大利地质学家马尔科·马卢萨步入秦岭博物馆展厅,被深深吸引:“我之前不知道秦岭原来是中国的祖脉,这些色彩斑斓的矿石,那件夏代玉牙璋,都让我印象深刻。”话语之间,满是新奇与欣喜。

秦岭博物馆,以它独有的方式,让外国游客走进秦岭,让“中华祖脉”走向世界。而它,远不止于接待远方来客。

据统计,2025年,博物馆线上线下推出教育活动200多场,西安、南阳等周边城市的中学生纷纷来此,探秘秦岭文化。

秦岭博物馆还深耕“博物馆+文创”模式,依托玉牙璋、“商”字瓦当、秦岭四宝等元素,开发出系列文创产品,让游客把“秦岭记忆”带向远方。

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林说,“西十高铁即将开通,届时全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的人将会走进秦岭腹地,在一座馆里完成一次关于山水、文明与生态的阅读。”



艺评

“书”的含义可能变宽了



6月17日,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,观众在VR虚拟交互体验区感受文学的魅力。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吴丽蓉

6月17日到21日,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(也叫图博会、英文简称BIBF)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。创办于1986年的BIBF走过40年,已成为国际第二大书展,是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,也是亚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书展。

走进书展,一如既往人流如织,各种肤色的从业者汇聚在一起,表示这是一个热闹的出版业盛会。但如果每年都来逛BIBF,就会忍不住开始“找不同”。多走几步,或许就能发现,“书展”这件事情变得不太一样了。变化未必是突然发生,更多的是悄然渗透,一点一点来。

网络出版馆已经办了三届,腾讯、网易、阅文、抖音、三七互娱等头部互联网出版企业参展。今年首次打造网络出版联合展台,汇聚28家单位参展。展馆专设网络出版舞台,邀请多位网络文学知名嘉宾到场。首次设立IP授权专区,集聚120多个国内外知名优质IP,涵盖文博文创、非遗、潮流等多元领域,奥特曼、猪猪侠以沉浸式展陈形式亮相。海外展区还首次推出了一个叫“BIBF ComicHub”的动漫出版中心,汇聚了29家动漫出版机构。

放在若干年前,可能很难想象在书展上看到游戏公司的展台,脑洞也不会大到让奥特曼和《论语》出现在同一个场馆里。一个以图书为名的博览会,内容早已超出传统图书的范畴,书展的边界也正在被重新绘制。

但仔细想想,这种变化其实挺正常的。科技日新月异,时代飞速发展,出版业自己也在变。书也许越来越难卖,但书里的内容可能越来越值钱。一本书可以变成一部剧、一款游戏、一个潮玩、一场展览。出版不再只是“出书”,而是在“出内容”。

网络文学、游戏、动漫、IP,这些事物走进了书展的舞台中央。与其说书展被“入侵”了,不如说书展在主动拓展自己的边界。书展正在从书的博览会变成内容的博览会,而内容可以有多种形态。事实上,40年间,书展的形态一直在变,今年多了游戏和IP,明年可能又会有别的“新物种”出现。

也许有人会担心,书展越来越不像原来的书展,我们过去所推崇的专注于文本的传统阅读形式也会跟着式微,那些经典的好书还有人看吗?

至少在BIBF,传统的纸质书籍依然占据大头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里,经史子集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。一边是AI和微短剧,一边是《论语》和《史记》,这种并置本身就像一种隐喻:传统文化需要找到当代表达,数字内容需要找到文化根基。书展在变,但有些东西始终在那里。

大概在两三年前,我还死活不能接受电子书,只习惯捧着纸质书阅读,翻书时甚至还有着一种似有若无的优越感。变化始于我在朋友的“种草”下入手了一本相当好用的电子书阅读器,轻便随行、容量巨大,从此我的阅读习惯就变成电子书和纸质书双轨并行了。

这种变化,不是动摇,而是一种顺应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,我过去所坚守的线性阅读方式也会有改变的一天。我会逐渐接受听书、AI讲书,甚至进入一整个游戏的世界。

打开认知,拓展体验。阅读的方式变多了,“书”这个字,含义也可能比以前变宽了一点。

一纸侨批载乡愁,百年文脉正新生

本报记者 苏墨

近期,侨批文化迎来全方位出圈热潮。这场热潮始于“五一”档口碑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影片以一封跨越半世纪的侨批家书为叙事主线,还原南洋游子跨海寄信、银信合一的真实历史,用细腻的亲情感故事叩开大众心扉,让原本陌生的文化记忆走入寻常观众视野。

光影热度之下,侨批文化顺势破圈,线下专题文物展览密集落地,大批学术典籍与通俗读物集中出版。

日前举办的BIBF(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)上,广东、北京等多地展位专门开设侨批文化专题展区,承接影片带来的受众热情,集结多家出版机构的多种相关出版物。《广东侨批文献大系》等史料从书亮相,补齐侨批系统性档案整理的短板;现场同步陈列原版百年侨批文物。北京展位上,文物原件搭配热门小说《平安批》重点展陈,实现影视原著、学术文献、实物文物三位一体展示。

侨批出版与线下展览正形成联动之势。福建、广东等侨乡地区相继推出地方侨批精粹丛书,兼顾学术研究价值与大众阅读属性,既给史学研究者提供完整史料,也用通俗读本降低普通人了解侨批的门槛。当地文博馆配套举办沉浸式侨批特展,褪去文物晦涩的专业外壳,聚焦家书里的思念、战乱中的家国大义、游子谋生的艰辛日常,贴合大众情感共鸣点。
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,侨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一直局限于史学研究圈,大众认知度极低。此次“影视+出版+文博”的联动传播模式补齐了传统文化传播的短板,为小众文化记忆的留存和传播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。

民族风“娃衣”走俏 传统文化焕新颜

近日,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瓯骆工坊,年轻人选购并制作民族风“娃衣”。这些融合壮锦刺绣、仿苗银等广西非遗元素的迷你服饰,将壮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特色复刻到棉花娃娃和潮玩玩偶上,受到年轻消费者喜爱,成为传播八桂少数民族文化的新颖方式。
喻湘泉 摄/视觉中国



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举办 让“文物”回归生活,走进日常

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周世伟

自黄鹤楼西行10余公里,便抵达汉汉口硚口。这片因桥得名、因工而兴的老城区,是武汉近代工业的发源地。6月13日,第18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举办。“文物属于人民 服务人民”——这句主题标语,在硚口的百年红砖厂房里、在地铁2号线的流动车厢中、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历史展览前,化为了可触可感的日常。

百年厂房有了新生命

5月1日,硚口区仁寿路160号,三栋红砖老厂房围合而成的“南洋1916”文化空间试运营。红砖墙、弧形券顶、老烟囡被完整保留;厂房内部通过夹层与加固实现空间重组,咖啡馆、手作工坊、市集摊位错落其间。 “这里承载了我们家三代人的记忆。”67岁的万阿姨站在广场上,望着熟悉的红砖墙。她是附近烟厂的退休职工,年轻时每天听着机器轰鸣走进车间。“现在红砖墙还在,里头变了个样,老厂房有了新生命。”开园当天,“扳沙计划”主题市集同步开启。“扳沙”取自武汉方言,原指蚯蚓在沙土中扭动,引申为一种不停折腾、充满韧劲的生命状态。 广场中央,特一号乐团的演奏成了焦点。这支由退休职工组成的乐队用老歌串联时光。万阿姨笑着说:“以前这里冒烟,现在这里冒‘文化’。”

硚口不仅拥有厚重的工业遗产,更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。19世纪起,玉带门片区便成为全国茶叶集散转运枢纽,汉口茶叶从这里出发,水陆联运远销欧洲,铸就“东方茶港”的辉煌,万里茶道也成为中外商贸互通、文明交融的重要桥梁。今年5月,万里茶道博览馆在硚口德必坊正式开馆,800余件珍贵文物串联起茶道商贸文脉,生动诠释茶文化 and 合与共的精神。当前,万里茶道跨国联合申遗正积极推进,硚口以博览馆为龙头,串联玉带门火车站遗址等文旅点位,让茶道故事从历史走进当代生活。

“在南洋1916讲述文脉故事,与之前在万里茶道博览馆演绎商贸故事,一脉相承。”硚口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文物与百万市民的“偶遇”

如果说工业遗存的活化是让“文物”回归生活,那么“跟着文物游中国”地铁专列则让文物走进了百万市民的日常。 6月7日,主题专列正式亮相武汉地铁2号线。依托日均客流超百万的高频通勤空间,专列以“探寻大美中国”为主线,车厢内壁采用清雅隽永的青绿基调,手绘作品由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匠心创作。踏入车厢,故宫宫殿恢宏、长城雄关巍峨,更有武汉人熟悉的江汉关大楼、晴川阁、红楼、盘龙城遗址——一座座文物地标从北至南诉说着共同的文明记忆。脚下画卷以长江、黄河为脉络,串联起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化遗产,铺展出一幅流动的

中华文明长卷。

“妈妈你看,这是课本上的盘龙城!”6月12日早高峰,7岁的朵朵拉着母亲的手,指着车门上的图案兴奋地喊道。朵朵的母亲张女士说,孩子最近正好学到商周历史,“没想到在地铁里就能看到文物图案,她一路上问个不停,比课堂上还生动”。

武汉市同步推出“持身份证免费参观博物馆”等14项文物惠民服务,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千家万户。

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:“主题专列作为献给市民的文化礼物,让文物走进方寸车厢,打破文物与公众的距离感。市民在与专列的偶遇中,一览中华文明脉络,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。”

一封家书里的长征精神

从日常烟火转向历史深处,另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接力同样令人动容。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6月10日,武汉革命博物馆携手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,举办“伟大的出发 永远的长征—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览”。1934年10月,8.6万余名红军将士在于都30万人民的掩护下,分别从8个渡口出发,星夜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,迈出长征第一步。如今,这份壮阔的历史从于都河畔来到长江之滨。 展览中,一面“家书墙”静静陈列。泛黄的信纸上,红军战士李骏在长征出发前致信妻子:“革命不成功,我不回家。”铮铮誓言,至

今读来仍令人动容。展厅一角,69岁的退休教师陈大爷久久伫立。他的父亲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,从湖北麻城出发长征,再也没有回来。“看到这些家书,我就想起父亲。”陈大爷眼眶湿润,“他们那一代人,用命换来了今天。”

“再度回望历史,是为了铭记‘伟大的出发’,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走好‘新的长征路’。”武汉革命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,“长征精神跨越时空,历久弥新,从‘革命不成功,我不回家’到‘不负时代、不负人民’,其血脉从未中断,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。”

展览的背后,是湖北与长征深厚的历史渊源。据统计,20万余长征红军中有近6万人是湖北籍;16.6万名红军英烈中有4万名是湖北籍。红四方面军、红二军团、红二十五军均诞生于这片红色热土。 在6月13日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活动中,11岁的“红巷苗苗”冀芊伊登上了国家级的文博舞台,以少年之声讲述自己传承红色文脉的成长故事。当日在武汉革命博物馆,“红巷里的思政课”第四讲、沉浸式思政课《历史的回望》《最后的团聚》等节目连续上演。

“湖北历史悠久,文化遗产丰富。如今,文物正以新的方式走进我们的生活。”现场参加主会场活动的武汉市民李女士对记者说,“以前觉得文物都在博物馆里,离我们很远。今天在地铁上就能看到盘龙城,这一切切身感觉到文物真的就在我们身边。”